

# 雁何往

◎郑玉坤



## 海棠文摘

冬天快过完了,春天就要来,太阳特别的暖和,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吗?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!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,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,因为那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,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袄,也都脱了下来,搭在驼背的小峰上。麻袋空了,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,铃铛在轻快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夏天来了,再不见骆驼的影子,我又问妈:

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?”

“谁?”

“骆驼呀!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,她说:

“总是问,总是问,你这孩子!”

夏天过去,秋天过去,冬天又来了,骆驼队又来了,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,我是再也不会做了。

可是,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!我对自己说,把它们写下来吧,让实际的童年过去,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就这样,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,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,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,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

“震蛰虫蛇出,惊枯草木开”。惊蛰一到,天气回暖。地下的虫蛇开始醒来,草木开始萌动起惺忪的睡眠。它们知道,一年的好光景就要到来。

此时此刻,在这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的“生命季”,隶属于辽西北大地上,生态意识与环保意识如桃蕾般鼓涨的彰武人,在故乡母亲河——柳河流域,无不翘首企盼着,一年一度的,与远方贵客的邀约。

正所谓,“山高猿狖急,天静鸿雁鸣”。果然,在这柳河初泛涟漪,烽火台旖旎暖意,天空静又蓝的阳春三月。故乡人久久迎候的尊贵来客,已陆续抵达。

天苍茫,雁何往,柳河秀,对对排成行。

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啊!

从南方飞来的一排排鸿雁,在故乡柳河流域的上空,盘旋、鸟瞰片刻,便开始整形排队——这似乎是在接受故乡人的检阅?是与故乡人的一种见面的礼节?是回敬给善待她们的人们的一种特有的仪式?抑或是兼而有之吧。

蓝天上,它们不是战鹰迅雷而过的骁勇,没有长途跋涉的零乱与疲惫;不是鹞雀疾飞的匆匆掠影,没有踟蹰徘徊的犹豫。相反,它们有的:是坦然,是自信,是自豪,是美丽,是洒脱,是欢畅。

《诗经》有云:“鸿雁于飞,肃肃其羽;鸿雁于飞,集于中泽。”明媚的阳光,激滟的柳河水,两岸多种灌木、乔木,秋后散落些苞谷颗粒的田畴……这是鸿雁们沐浴征尘,觅食补给,养精蓄锐多好的去处;这是她们栖息游玩,谈情说爱多好的乐园。

鸿雁们仿佛是宾至如归的,那样熟悉与亲切。一队队次第滑翔,一排排接连俯冲,一波波海浪式降落……她们无论以何种方式落入母亲河的怀抱。在故乡人的眼里和心里,都是轨迹流畅,姿势柔美,流星般夺目。

到了3月中旬,故乡天空中,一队接一队,一排连一排,络绎不绝。鸿雁、白鹤、丹顶鹤、灰鹤、白鹅、大天鹅、小天鹅、白琵鹭、赤麻鸭、灰头麦鸡和其他不知名的水鸟类数千只,甚至近万只,上上下下,铺天盖地。

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啊!

那时那地,我搜肠刮肚,翻遍了大脑里所有的积累,穷尽库存所有的词条,竟然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语言来表达,去描绘。也许再合适的词语,也是呆板的,强加的。不鲜活,不生动。那真是说一句多余,少一句不足啊!

亲爱的朋友,你能想象“天女散花”吧?你看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吧?你亲手点燃又亲眼看过腾空而起的绚烂的礼花吧?

或许,你要说,没有那么夸张吧?或者说都不太形象吧?但是,我还要说,我真的实在是找不到特贴切的语言来形容她们的繁多,她们的沸沸扬扬,上下翻飞,起落有致的壮观与宏阔!

我曾赞美过家乡的云雀,那是歌中的王子;我曾诗意孔雀的开屏,那是鸟中的皇后。然而,她们都不及鸿雁们的高贵典雅,端庄秀丽,甜美温存。

待她们平稳、安详、幸福地洒落在柳河内外时,那是一幅让人叹为观止的天然杰作啊!

河里、岸边,两侧附近的田畴里,雁类,鹤类,鹅类,鸭类,以及其他的水鸟类,是繁星点点?还是星罗棋布?又什么都不是。她们,确实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美的化身。

亲爱的朋友,请你上紧发条,开足马力,协调好各种感官,在我故乡长达百余公里的柳河流域,来尽享一场终生难忘的视听盛宴吧!

早春三月,柳河流域,还很少听到其他禽鸟的鸣叫时,这些鸿雁便“先声

夺鸣”了。真有“春来我不先开口,哪个虫儿敢作声”之势。

凌空时的呼唤,滑翔时的鸣啼,降落时的互答,游弋时的欢快,觅食时的满足,就连谈情说爱时的窃窃私语,都有不同的鸣叫方式,交流的异样声调。或长或短,或粗或细,或高亢或低吟,或热烈或文静,或洒脱或缠绵……真是无所不能,应有尽有。惭愧的是不会丝毫鸟语,否则,我会……

由远及近,你会看到,那天鹅、白鹤,似朵朵白莲,浮游河上;似无瑕碧玉,在岸上生辉。褐色鸿雁,编队出列,一排排水中前行。灰鹤、赤麻鸭紧随其后,不时有白琵鹭点缀其间……似一场春季出游,浩浩荡荡,快活无比。

还有三五成群结伴嬉戏,梳羽,栖止……

两两爱在一隅。雌雄相爱,各自伸出长长的脖颈,或彼此伸向对方亲昵,或双双伸向空中鸣誓:请上天作证。直到她们缠绵交颈几次过后,再用各自的长颈相对弯曲,直至在你的视线里,形成一个标准的写意的“心”字形。这是不是让你油然而生:“世间万物皆有情,鸿雁情在别样中”的折服与赞叹?

看吧!更有趣,更红火的场面是:由稀有的丹顶鹤,头戴一枚小红帽,精神抖擞地领队,紧接着大天鹅、小天鹅等陆续围拢过来,参与进来,来一场真实的“天鹅舞”。

翩翩初起步,足趾踏平仄,头颈摆节拍,浑身写神韵。动作协调,步调一致。难道你不觉得,这是鸿雁们馈赠给彰武人民,辽西北大地,乃至给祖国的一场生机勃勃的春之圆舞?

亲爱的朋友,何止是柳河流域有如此奇美瑰丽的景观啊!

除柳河流域,彰武境内的大清沟、那木斯来、巨龙湖、北沟水库、阿尔乡等万亩湿地,不仅是候鸟迁徙停歇之地,也是我国候鸟迁徙的三大通道之一。

每年3月的中下旬,正是鸿雁、天鹅等20余个品种,万余只候鸟迁徙的旺季。(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2018年3月,被称为鸟中“白熊猫”的白鹤为大型涉禽,其全球种群现存仅约3500—4000只个体,被IUCN红皮书列为极度濒危物种,也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,这次在柳河流域,竟然发现了鸟类“白熊猫”约有100余只。)她们来到这些河泡、湿地,作短暂停歇、补给后,陆续北上。

候鸟繁多,一波波连续不断的飞来飞去。所以,在彰武地区,每年三月上旬开始出现,一直到四月初,这大约有月余的“柳河落雁”的观赏时间。

由于彰武人民生态意识、环保意识的增强,彰武地区的环境日益向好,让这些远方的来客十分青睐。自2013年前后有意识注意至今,迁徙的候鸟从品种和数量上,逐年递增。

2017年3月,“柳河落雁”首届“彰武观鸟周”活动正式启动。2018年3月,第二届“柳河落雁”观鸟季又如期举行。

2019年3月,柳河东西两岸,各竖起“游生态彰武,观柳河落雁”,“生态彰武,天鹅驿站”的大型巨幅牌匾。以招引“亲近自然,爱恋生态,人雁和谐”的八方来客。

如今,“柳河落雁”,已是彰武崭新的门面,也是彰武对外的一张靓丽的名片,更是彰武生态旅游的一道风景。

自打造“柳河落雁”生态游以来,每年都有许多内外地游客前来观雁游玩,体验彰武生态景观,品尝沙泉鱼宴,领略彰武的风土人情,感受彰武人民的热情好客。

生态彰武,康养福地。彰武,定会从生态旅游,乡村文明,全面振兴,得到长足的发展。

# 轻嚼往事

◎邵森林

往事,躺在葫芦里  
沿着岁月的河,飘得无声息  
拾起来,它已长满胡须

1

记忆  
已丢  
流浪的梦  
东游西走  
翻捡旧物  
怎么都找不到  
父亲送我的足球  
那足球  
我踢碎过学校的玻璃  
我的鞋  
坏了多少裂口  
岁月  
割去多少青涩的愁  
割不掉  
我对足球的温柔

2

百年前  
太爷爷将一块花石头  
扔进  
门前的河流  
望有缘人拾此石头  
良田多多  
当官也封个百里侯  
百年以后  
我捞到  
那块花石头  
我没有良田多多  
也没当什么侯  
岁月  
可淹没无数故事  
淹没不了  
太爷爷留下的石头

3

在河堤边  
狗让我撵得躲了老远  
摘几枚青杏  
添满我饥饿的童年  
那天想扑落在花上的蝴蝶  
却被一只马蜂扎疼了脸  
父亲想笑未笑  
放下手中刀镰  
顺手掐了一把酸不溜  
将它涂上脸  
多厉害的狗我都不怕  
偏偏怕马蜂子纠缠  
父亲  
给了我一拳

4

父亲  
称呼沉重  
叫一声  
醒来  
只是一个梦  
曾经  
伟岸的身躯  
被岁月砸疼  
父亲  
你呼唤我的乳名  
我认真的侧耳倾听

5

悠闲  
想起童年时的秋千  
烈日下  
我赖在秋千上哭喊  
母亲为我打一把伞  
悠着我  
悠向蓝天  
笑  
总是很灿烂  
而母亲的衣衫  
早已湿了一片